

目 次

〔波兰〕显克微支	
灯塔看守人	1
〔瑞典〕拉格洛孚	
尼尔斯历险记·少年	20
〔印度〕泰戈尔	
摩诃摩耶	38
〔法国〕法朗士	
克兰比尔	48
〔德国〕托马斯·曼	
沉重的时刻	76
〔英国〕高尔斯华绥	
品质	87
〔俄国〕蒲宁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97
〔美国〕福克纳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125
〔美国〕海明威	
老人与海	139
〔冰岛〕拉克司奈斯	
青鱼	218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Miguel Angel Asturias

危地马拉的周末

【作者简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著名的进步小说家、诗人,是拉丁美洲现代作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出生于危地马拉城一位有名望的法官家庭,父母因不满独裁总统卡布雷拉而遭受迫害,全家迁居内地。阿斯图里亚斯从小就受到反独裁思想的熏陶,并有机会接触土著居民,听到了许多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熟悉了他们的语言和风俗,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大学求学时,阿斯图里亚斯就参加了反独裁的正义活动,后被当局缉查,被迫侨居欧洲。在法国进修了几年后,从事印第安文化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危地马拉传说》。1933年,阿斯图里亚斯返回祖国,1946年,发表了抨击拉美寡头统治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使他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声誉。1946年—1953年,他多

次担任过外交官职务，在阿本斯总统的进步政府（1950—1954）中，还担任过危地马拉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要职。1954年，美国勾结危地马拉叛国分子策划政变，胁迫阿本斯总统辞职。阿本斯政权被推翻后，阿斯图里亚斯也被剥夺了国籍，流亡国外。1956年，他在阿根廷出版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的周末》。这个集子以1954年危地马拉的反动政变为背景，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其中《危地马拉的周末》一篇，构思精巧，写法别致，短短的七章既不按故事情节顺序排列，也不由主要线索加以贯穿，倒象是一副形状、大小都不同的七巧板，由它们拼合成一幅完整的“颠覆和反颠覆”的图象，从中也可看出阿斯图里亚斯的艺术才华。

1950—1960年，阿斯图里亚斯创作了揭露美国垄断资本对危地马拉香蕉种植园的剥削和侵占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即《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和《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生活中，还有诗作《短诗集》（1937）、《云雀和鬓角》（1949）、《贺拉斯诗体习作》（1951）及《波尔瓦尔》（1954）等。但他的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他接受了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学优秀传统的影响，又吸取了当时风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兼蓄并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67年，“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象去欢迎一位声望显赫的长官似的！……真是活见鬼，我竟摸不着车门在哪儿……后来一下拉着了门把，抓住了驾驶盘，象抓住运动场上的吊环一样，两臂猛地一拉，一下子就纵到座位上去了……点上一支烟……扭开了车头的灯……电光似的一闪……接着就轰轰地响了起来……车头的灯光芒四射，车门咕冬地响了一声，刚刚把它砰一下关上，我已把车子开出了敞棚，顺着大街行驶，准备一气撩他一百六十公里，直到太平洋岸边。电灯吞没了明晃晃的月牙形仪表，钟表吞没了时间；记得，那时已是夜晚九点三十三分，我开始吃掉这段里程。

“在市内，我沿着宽广的林荫大道行驶——旁边闪过行人和纪念碑，汽车和自行车。离市中心愈远，我开得愈快；到郊区，我就向右拐了弯，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行驶，穿过几座陈旧的、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了的弓形桥梁，路过一些花园和窗户透出灯光的破房子。

“因为我开的是空车，速度快，路面铺得又很坏，所以卡车不停地颠簸，同时掀起两股迷蒙的尘土，浓厚得我连自己都看不见了；要不是车身震天价的轰隆声和弹簧的咯吱声，我就会全然忘却我是驾着车去完成任务，而且驾的还是我们海军的坚固透顶的大卡车。

“我没有睡，也没有想，而且也没有喝醉……可是当我开出市区的时候，突然听到野兽的吼叫声……狮子和老虎，当然罗，共产党人专门把它们饿个半死，好叫它们在‘革命运动场’举行罗马盛典的时候把有钱的罗马基督教徒吃光。我本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笃信宗教的罗马人，虽然，说实在的，这我并不喜欢。年青的国家，就象我的国家那样，不应该是宽大仁慈的。真是活见鬼！我曾经戴着把我装扮成罗马大帝的士兵模样的钢盔，甚至咬紧牙关，一边凝视着大马戏团的舞台——就

坦，这不仅使我可以加快速度，而且可以在这烟雾弥漫的闷热空气中的巨大树木下略为歇息。那些高大无比，在星光下好象镀了银似的闪闪发光的树木，是太平洋沿岸旷野里仅有的生物。

“过了一会儿，路上出现一个‘停’字的标志——这个信号有另外一种含意，事先有人已告诉过我——于是在未驰到那标志跟前时，我就开始煞车；可是后来，我并没有把车停下来，却向右一拐，从这儿压路的一架大压路机旁边一掠而过，然后驶到铺石子的地方，再向前行进不远，在灌木茂密丛生的地方，我简直象陷入砂子的池沼里；砂子在轮胎下发出无数响声：“啞—啞—啞”——仿佛在招呼不要作声。

“我把车灯关了，停了下来，等待约定的时间到来。还有九分钟。在这炎热的地带，我汗水满脸直流，那条擦汗的手巾可以拧得出水来。

“最后的几分钟飞逝过去了，约定的时间已到。从漫无边际的海洋所发出的单调暗哑的咆哮声里，已经能分辨出一股划破天空的响声；这个声音马上变成怒吼的尖叫，倾刻间，一阵沉重的响声在我头顶上风驰电掣般地飞了过去。在黑暗中简直看不清这是个什么东西。当飞行员急转弯时，飞机的一只翅膀笔直地对着地面。螺旋桨的转动掀起了一股沙土，周围的灌木丛和大杨树也开始摇动起来；忽然黑暗中飘落下来一个降落伞。我毫不犹豫地急忙跑到那个刚刚落到地上的带有货物的白伞跟前。如果把降落伞提起摊开，就象是布缝的一只大蝴蝶，但是伞上的绳索缚住了它，这个蝴蝶倒象个死尸了。

“这真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来！……

“这架庞大的运输机在变换方向时，从我头顶上飞掠而过，差点儿把我甩到地上。但是真他妈的混账，那会儿竟然没

醉醺醺的中士在回答之前，用一只手慢吞吞地摸索盛着威士忌的杯子，把杯子举起来，小心翼翼地往嘴里灌，双唇紧紧地抿着，好象嚼住马嚼铁，以免流失一滴。冰凉的啤酒使被苏格兰威士忌整得火辣的嘴又清凉过来之后，他啐了一口，拿手帕擦擦脸，并且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说道：

“那就得给轮胎挂上链子……”侍者一边拿着威士忌酒瓶准备好给中士斟酒，一边说道：中士的啤酒还有很多——足足还有半杯。

“说这缺德的话多么阴险啊！……”霍金斯大声喝道，“一部分人被链子捆绑起来，被剥夺了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却得到了自由！……是的，我是怎样从沙子里爬出来的呢？是啊，危险到这种地步！如果忽然被人看见我们美国的军用汽车满载空投的武器和弹药，由我国军队的一个中士（一个诺曼第^①老将）驾驶，那我就完蛋了。我甚至无力把链子拖起来，挂到轮胎上去。只要不是白天，只要天没有亮，我都无所谓……”

“引擎开足了马力，可是后边的车轮直打空；卡车拚命地颤动，好象生怕决定在周末开始去攻打的我们友邦当局发现我们似的。有意识地，也许是无意识地，我不由得把两臂搁到驾驶盘上，头扒在手上；我简直被折磨透了，于是我捂着脸，竭力避免擦伤前额和鼻子……汗水是多么令人难受和折磨人啊！……腋下汗如泉涌，背上胸前汗如雨注，袜子和皮鞋粘到脚上，象贴膏药一样……”

“上帝啊！我无意中向一只前轮瞥了一眼，在蒙眬的车灯光下，我忽然觉得好象这只该死的——这会儿已经瘪了的——轮子下边，有一个人体，平伸两手向上飞起，活象一个稻草人

^① 诺曼第，在法国西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军队曾在这里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

“这真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来！……”

“掉了吗？可是车帮是用铁栓和铁链关得好好的，怎么能掉下去呢？”

“偷走了吗？谁能偷呢？在回来的一路上，我根本不曾耽搁过，速度飞快，只是由于装载沉重和坡道的关系不得不在爬坡时减低点速度啊！”

“看错了吗？要说是错觉，当时怎么会听见要吃有钱的基督教徒的野兽的吼叫声呢？……要说是错觉，当时怎么会看见一个被压死了的女人，而且还发现一件大衣呢？……？怎么能是错觉呢，我亲自把一捆捆的武器装上车，甚至弄得汗流浹背，而且两只手上都磨出象鸽蛋似的大泡来？”

“那时我相信，大概我也确实惊慌失措了。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可是，要知道，我并没有醉啊……这两位白雪白花朵盛开的咖啡园中间等候武器的‘金黄谷粒’庄园主兼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印第安领袖，以惯有的怀疑目光注视着我的全身……年纪轻点的那位忽然向爬满藤蔓植物的汽车间跑去，开出一辆小汽车，开足马力在我来的那个方向飞驰不见了。他是去检查一下是否我在途中失落了武器的。这是最为可能的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急忙赶到一个市镇上，给等候运到武器和弹药消息的一位大使打电话商谈去了。

“这样一来，我得向这个国家的当局负起对遭难女人的责任；她的大衣我还留在出事地点未动——实在说，我觉得奇怪，那个遭难者究竟怎么样了，死了还是受了伤？——可是我得给那位严厉的大使负武器的责任。为了使大家明白，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去完成——是啊，是完成了！——我所承担的任务，我尽力诉说自己背脊吃够了苦，手上磨出了泡。但都是白搭；前额和鼻子上擦破的伤口是对我极其明显的惩罚和我醉酒

的有力佐证。

“我勉强地挪着两条腿，离开了大卡车。我把降落伞搭到肩上，象件白斗篷。我抽起烟来。‘金黄谷粒’园主命令给我一杯咖啡和一把椅子，我自然同意了。

“这真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来！……”

侍者拿着一瓶威士忌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眼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一边殷勤地笑着；给他斟了满满一杯。侍者知道了霍金斯经历中的一些事情；知道这个人是加利福尼亚人，在某大学，仿佛是斯坦福大学毕业，是个记者，流浪汉……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使之依然如故的一个“没有幻想的幻想”诗人，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

“‘我醉了？……’我本该朝大使那付下流丑陋的面孔上啐口唾沫，而不向他敬礼才对呢；可是我已经向他敬了礼，羞怯地后退了三十五公分，两只手象被绑在背后一样。

“‘您把武器留在什么地方啦，中士？’

“‘不知道，大使……’

“‘您把它装上卡车了吗？’

“‘是的，大使，我亲自装上去的。’

“‘卡车并没有把武器运到，您该怎么解释呢？’

“‘我也不知怎么解释，大使……’

“‘它被人偷去了吗？’

“‘不知道，大使，可是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停过啊……’

“‘您喝醉了吗？’

“‘没有，大使！’

“‘您得对巴拿马运河区的当局负责。’

“‘我不是现役军人，大使……’

“‘那么您为什么会在这里？’

“‘来游览的，大使……他们邀我来这里度周末的……’

“‘您知道，愚昧病患者，我们是处在战争状态啊……’

“‘打仗？……’我瞠目结舌，惊讶不止。‘跟俄国打仗？……’

“‘不，霍金斯中士，您别装聋卖傻啦！我们同这个国家作战……您……醉了！’

“‘是的，大使，我醉了……’

“‘刚刚您还说没有……’

“‘可是现在我说：是的……您既然肯定说，咱们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跟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打仗，那么，无疑我是醉了，酩酊大醉了……’

“‘回头给您一张通行证，您得老实实在地到巴拿马运河区的军事当局那儿去。’

“‘首先我得到当地警察局去，因为夜里我撞了一个女人！’

“但是外交官已经不听我讲话了。他转过身去，背朝着我，做出一付军人姿态，在‘金黄谷粒’庄园两位主人的陪同下走开了。他跟两位文明的印第安混血儿在一起，相形之下显得格外特别，真是装扮成运动员的刽子手。

“我晕倒在椅子上。的确，我醉了。只有酩酊大醉的人才能相信，我的国家，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会跟这样一个弱小无力的国家在打仗……哈！……哈！……哈！……想到这事就感到羞耻。看来，我确实是醉了，烂醉如泥了；同时我确实确实认为，我是醉了……醉了……我甚至倒下了……

“这真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来！……”

官实在笑得精疲力竭，因而不再生企图重新向他要官方证明的话，他会不停地这样笑下去。

他的面孔一下子变了色。

“你们都去——去吧……到国防部去……你们还想作弄我！……”他咒骂道。“这是军事方面的消息，不是警察局方面的……如果你们想使报纸塌台，那么我这里现成有一份招领失物通报：威列克车站附近拾到一件女人大衣……”

“看来准是警察把一对不幸男女吓坏了，小姑娘仓猝中把自己的大衣忘掉了！”爱说俏皮话的一位采访记者大声说道。

“当然罗，可以推想到，他们不是象您那个吸墨水板上的……穿着衣服，而且在作忏悔，”独臂人挖苦地说。“他们，显然，象我的这一对……”

“警官，您可以收藏一个吸墨水板上那样的一对玻璃制的男女，而你们警察局却拆散了一对活人，这难道合理吗？”一个采访记者说道。这个记者从警官手里把那张拾到一件大衣的官方公报拿了过来。其余的记者甚至认为那张通报不值一看。真是活见鬼，本想来讨关于公路上发现武器这件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官方证明，可是只采访到威列克车站捡到一件女大衣的一派胡言；回到编辑部——会因此而被撤职的！

“步枪，大炮！……步枪，大炮！……今天的惊人消息！……太平洋公路上发现了步枪，大炮！……步枪，大炮！……”

报贩一边拚命喊叫，一边在大街小巷里飞跑。人们纷纷向窗外张望，跑到街上，没有拿到报纸时，甚至跟着卖报的小孩跑。这件事他们经报贩嘴里听到的只有一丁点。流言蜚语刚刚传遍了全市，他们都已知道这件事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他们都想看，而且反复地看……

“步枪大炮！……步枪大炮！……今天的惊人消息！……”

太平洋公路上发现了步枪大炮！……步枪大炮！……”

“是的，先生。我叫马考斯·巴士……”

“亲爱的各位听众，马考斯·巴士就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他是今天早晨发现在首都圣何塞港口①公路沿途零零散散抛弃着的首批武器和弹药的司机之一。马考斯·巴士先生黑头发，中等身材，鼻子平常，可是顺便说一句，人家却把他叫做翘鼻子——下边他就来跟我们谈谈，他是怎样发现这一捆捆的武器的。请马考斯·巴士先生讲话……”

“嗯……嗯！……老实说，事情不是象大家说的……我一清早开着坐满乘客的车子，离开了港口……”

“你们听，”电台广播员插嘴说。“他离开圣何塞港口时载的是睡着的乘客啊……”

“可是，我不知道，嗯……嗯……说老实话，不知道他们是否睡着了，但是……嗯……嗯！……我可是没有睡。就在马沙瓜前边，公路当中看见了头一捆……嗯……嗯！……我多咱也没有想到，这会是……”

“那么，您怎么办呢？”

“那还咋办？……嗯……停下来呗……”

“您停下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喏，我把我的助手推了一下，他还在打盹……叫他下车去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喏，他回来了就……嗯……嗯……面色苍白地……说，这个么，说是一捆武器……嗯……嗯……我说着……也就下了车……不含糊，是武器……喏，当然罗，我们抬起来，好把它放到车上装行李的地方去，喏，可是后来又发现了，一连三次……我一共发现了三捆……”

① 圣何塞：危地马拉太平洋岸的大港口。

次听您的申述——在肇事时您眼角瞥见一个两手平伸的人体被抛到空中。根据您的申述，您煞了车，往回走，以便去援救被撞的人，可是这个被撞的人不见了。’

“‘是的，这一切好象是一种奥秘，’我回答说。

“‘霍金斯中士，您能回答这个问题。您当时分辨清楚这个人的头、脸和手脚吗？您已经对我说过，您没有看清这个人。照您的话来说，在那一瞬间，您仅仅看见了一种人的形体，一种人的轮廓。说到底，这可能只是一件大衣；而您以为是两只胳膊的东西，可能是被抛起的大衣袖口。由于这一切，我稍许有了点儿头绪：卡车撞人时，大衣从被撞者身上给扯了下来，所以，这样一来，您找不着被压死的人了，这是很明白的事……。’

“‘我或许能在地上找到这个人……’我打断了侦探的话说。

“‘让我讲完……您没有找到那个女人，是因为她摔到您想象不到的地方，您没有找过的那个地方去了……。’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当时并没有喝醉，而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知道得一清二楚。’

“‘是的，可是您也对我说过，您至少在装武器时也没有检查过卡车。您只是把那些捆东西拖了来，而且它们是滚到车上去的。’

“‘您是想说……她摔到车厢里去了吗？’我打断了侦探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身体勉强只有车轮那么高，她的两手又是伸开的！’

“‘手或者……袖子……霍金斯中士，就连您刚才所说的也不过是证实我的假设：当时大衣好似子弹壳，飞向了一边，根据弹道学的规则，人的身体好似子弹，被抛到上空，失去了

泡沫，哗啦哗啦地清脆发响。——可是在远方，却到处狂怒地咆哮着。

下起雨来了。杜龙德身上却滴雨未沾。他看见在飞机尾部工作的伙伴们都淋湿了，这时他们正在涂抹数字，一直涂到数字完全消失为止。而他则站在机翼底下，感到很满意；这回涂抹的是国旗和白星。

天亮了，可是大家都还忙着涂漆运输机和轰炸机。中午过后，杜龙德到“彗星”剧场去。门关着，周围万籁俱寂。过路人匆匆走过，连棕榈树也纹丝不动。杜龙德眼也不眨一下；他的眼皮周围布满棕榈树叶一样的黑长的睫毛。当然，大家都在休息时唱歌是不妥当的，可是他必须唱歌，必须在这儿唱歌。开头，他只是哼谱子，随后吹起口哨，最后，这个黑人放开喉咙唱起来了——声音粗犷，辽阔：

……我真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结成伴侣……
……我真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结成伴侣……

刚唱完，有一个人头在小窗子里露出来，从上面喊道：

“杜龙德，您好啊？”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甚至来不及吐几口唾沫，“彗星”剧院的经理就在他身旁出现了。

“今天涂了多少？”这个体形瘦削、大鼻子、阔额头的人匆匆问他。

“一架大运输机。快要飞走了。还有一架轰炸机，大型的，有点儿旧了。”

杜龙德手里有了一迭沙沙作响的钞票。

等得不耐烦了，便决定就在门口坐一会儿，休息休息。

“……喂，喂……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我告诉你，有人在截取我们的情报……啊！这是尼加拉瓜的一位好朋友。他只要办得到，每次都回答……而且总是开玩笑……总是反复地说，他是马那瓜^①的，是马那瓜的，并且在说马那瓜时，把母音说得特别重，喜欢开我的玩笑……他听见我说，我的另一只电池没有电了，于是邀请我到马那瓜去，为的是给我装电池……‘来吧……来吧……你会看到，我立刻就给你装电池……’”

在危地马拉市公墓街那出售鲜花、而不是卖空瓶子的花园附近，小老头儿在门边睡着了；一些小虫落在他的脸上；他透着长气，发出鼾声。小房子周围长满玫瑰和石竹，西番莲和木兰，洋绣球和百合花；无线电爱好者正在里面抄录：“飞机从巴拿马飞出，没有载运货物，以便即时到马那瓜装货……”

“什么货？”

“……我是危地马拉……我是危地马拉……告诉我，巴拿马，巴拿马，巴拿马……告诉我，巴拿马……你的发报机有什么装备，什么天线？……我们说的是建筑物……你怎么叫法——是叫建筑物吗？……建筑物……我发报……发报……发报……巴拿马……巴拿马……我将发报……我问你：你有物资吗？物资……或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叫物资……”

“……是的，是的，是建筑物……我们也叫……建筑物……是的……是的……危地马拉……建筑物……建筑物……我们巴拿马这样叫……它对我挺合适，可是我想，应当更换地址，安置在花园对面……我的房子对面的花园……这样美丽的

^①马那瓜：尼加拉瓜的首都。

花园；大家都说，对巴拿马来说，这太……喏，好吧，危地马拉的朋友，回到电报上来吧。如果天亮时，天亮时我在家。不要睡觉……并且别忘了向应允赠给我一只钻石戒指的那位先生致意……请转告他，叫他别把戒指输掉了……”

情报已全部收妥：

“飞机从巴拿马飞出，没有载运货物，为的是即时到马那瓜装运武器，并且天亮时飞抵危地马拉，请先往赌场通知戴钻石戒指的朋友……”

无线电爱好者出来时，无意地推了一下在门边假寐的小老头儿。

“喂，老头儿，这儿不是卧室！”

“瞧着吧……我很快就要在那儿睡大觉了！”老头儿一面向公墓那方面点了下头。“我本想坐一会儿，等人开门，可是，看样子，没有人在这儿住，或者是只剩下聋子……大概有空瓶子卖吧？……”

“说得确切些，有空瓶子好打……”一面把门前的瓶子碎片指给他看。

“已经打碎了！……”老头儿凄苦地叹了一口气，摇晃着脑袋。“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多大的损失啊！……”

“拿二十五个生太伏^①去宽宽心吧……”那个人递给老头儿一个二十五生太伏的硬币。“这也是你收拾瓶子碎片的酒钱……”

“我收拾……我收拾……放心好了……”老头儿慢条斯理地、含糊不清地说，一边打算把瓶子碎片拾到背着的一条厚麻袋里去；可是突然他朝无线电爱好者伸直了身子，说：

^①生太伏，危地马拉的辅币。

“据说，打破空瓶是不祥之兆，不过瓶子如果是绿色的——这是希望的颜色——那么这就是好兆头……”

无线电爱好者已听不见老头儿在嘟哝些什么关于瓶子和预兆的话。必须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无线电爱好者是战时秘密爱国团的成员，他匆匆忙忙把从巴拿马收到的情报送到秘密爱国团总会去。他不迷信，可是当他穿过公墓前面那块停出租汽车的空地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一个念头：钻石戒指和他在门边老头儿身旁打碎的绿瓶子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既然这是吉祥之兆，那么，就是说，一定能截获武器。

六

“这真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来！……我们就是弄不清楚，阿达·奴菲奥是谁，于是这个侦探就瞎想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玩意儿来……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玩意儿……我就把这个奴才臭骂了一顿……要是说，被我撞着的那个人，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能跑到车上去，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当我对他说，车上盖着帆布时，那个侦探的嘴脸便搭拉了下来。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帆布上，就会马上滚到地上去的。我又不是瞎子，还会看不见……”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侦探用灰白的眼睛盯着我擦破了的鼻子，喃喃地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车上盖着帆布。我竭力想找到一种解释，因此往往把一些细节忘掉。但是我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揭穿秘密的钥匙就在被压死的人身上……是的……是的！……’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和大衣有关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圈套而已……霍金斯中士，您能发誓证明，在卡车撞着人时，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发生不幸事故的

时候，您发觉被抛向上空的那个人是个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表示否认。

“‘着实可以这样设想：这个人是个男人。他把大衣往上一抛，便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那时天挺黑，躲藏起来并不困难。您从卡车里下来，往回走，想去救那个您认为是遭了难的人，可是，事实上您看见的不过是件大衣而已。在这当儿，那个男人爬上了车子，并且在那里边藏了起来。’

“侦探快活地搓着手，简直想拥抱我。

“‘祝贺我吧，中士。谜底揭穿了！一切都明白清楚了！’

“‘我没有醉到那个地步，’我推翻了他的假设。‘任何细小的声响我都听得见啊……’

“‘那么您解释解释……’

“‘我的解释并不能揭穿那个人的谜：他怎么会为了把武器撒到路上，便打开了卡车的后帮，然后再把它关上……’我回答他说，并立刻补充说：‘这件不幸的事，照我看来，十分简单。当车轮把这个女人的大衣卷走时——一切都说明，这是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是和卡车同一个方向走的；那么她的第一个反应，甚至是本能的反应，就是拚命逃跑，躲开刚才威胁她生命的滚动着的大怪物。我没有找着她，是因为她朝另一个方向跑了，而不是朝我去找她的那个方向跑。由于惊惶的缘故，她只管跑，就想不到大衣了……’

“‘是的，霍金斯……那么到底是谁……把卡车的后帮打开了呢？……’

“‘一个小天使……’我想这样对他一口说出来，略示嘲笑，可是侦探不胜担忧。

“‘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家里……’他终于低声地说。